

21102

永川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永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89
24

目 录

纪 念 永 川 解 放 四 十 周 年	尹承英烈士殉难记.....文史编辑室 (1)
	我任乡长的头三天
	——兼祭唐英朴烈士.....邓崇仕 (6)
	在永川击溃土匪攻城记.....突尚初 (12)
	永川解放初期土匪攻城述略.....陈有民供稿 (14)
	编辑室整理
	难忘的岁月.....夏登瀛 (21)
	朱沱“二·一”土匪暴乱始末.....赖鼎宜 (33)
	樊汝兴
	喻家坡寨匪被歼亲见录.....刘邦孝 (39)
	老虎连强取太平寨.....毕友亮 (44)
	匪司令、伪县长陈鹤鸣.....吴竹筠供稿 (51)
	编辑室整理
	巧装扮智捣观音庙
	——活捉匪司令陈鹤鸣.....毕友亮 (60)
	西山匪穴亲历记
	——记永荣泸边区游击纵队的覆灭
	黄文安供稿 (65)
	编辑室整理
	永川解放前夕的“应变”点滴.....韦鸣珂 (99)
	从旧军人到起义者.....张义富、罗静远供稿 (102)
	的彭焕章先生.....编辑室整理
	我所知道的彭焕章.....邹隐樵 (109)
	唐绍武为邓国璋滚案经过.....王抡楦 (114)

海棠香随录（待续）……………廖石城（120）

黄墨涵《行余集》简介

重庆府 永川县

永川女杰朱昌文与顺泸起义

建国前永川经济漫谈（待续）……………王国璜（132）

税收·财政支出·财务机构

借贷·当铺·银行

货币·物价·通货膨胀

永川南拳两派概况……………邓新辉（170）

任小楼轶事……………薛均衡（173）

简介四川第二保育院……………李正宽（178）

视察永川第二保育院报告……………贺哲仁（180）

第三区师资训练班概况……………黄寿筠（184）

黄灿寅创办五间民众教育馆……………贺修海（191）

一功九过的旧知识份子罗伯麟……………罗忠海
朱鹤鸣（195）

尹承美烈士殉难记

文史编辑室

尹承美，山东省沂水县王庄区人，生于1912年。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脱产参加工作。继在县工作队、地委工作队任队员。1948年调任沂水县沂城区副区长；同年11月任支前团担架营营长。1949年以其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有积极贡献，专署支前司令部给他记了两个三等功。同年6月在浙江省海宁县许村任副区长，旋被调返南京参加西南服务团。当解放大军开进四川抵达湖南常德时，预行分配他为新解放区永川县副区长。12月4日永川和平解放，中共永川县委安排他到第三区（临江区）任副区长、中共区委书记。该区指导员（区委书记）、区长袁中玉派他到重点乡陈食场蹲点搞大户加征工作。区里的武装力量有解放军一排，接收的地方联防队组成的一个中队，队长朱德洪，全队约有八、九十条枪。尹副区长带上该中队住陈食乡，安排一班人守卫乡公所，其余驻扎离场三华里之大石坝院内。

解放初期，各乡乡长、保长和联防武装人员皆继续留用，进行日常行政工作和维持社会治安事宜，陈食乡的乡长余汝嵩和各保保长等人自不例外。这些人对新政权是阳奉阴违的，兼之在解放战争中从各地逃回的国民党军的溃败军官和兵痞的暗中活动，他们在预伏的特务指挥下纠合惯匪、游民、反动道会分子酝酿组织“民众救国军”进行暴乱。陈

食乡原国民党军新15师副师长陈海滨也在幕后指挥。其在台前跳梁的角色有原国民党军某部副团长朱涛（后来的匪职为“中国川东民众救国军”第三纵队永川第三区指挥官）、前国民党军潘清洲部派到永川团管区接新兵的张恒团运输连连长兼指导员杨宜之，以及地方恶霸邓鹤鸣、唐渊如等。杨宜之在永川解放时随团起义，在璧山军分区的改编学习中逃跑回陈食家乡。同其一道逃来的有张恒团“刀儿连”的魏麻子等多人。“刀儿连”惯用迷信伎俩迷惑匪众，扬言为其徒后，能以血肉之躯抵敌刀枪。杨宜之等人在陈食乡与江津县连界的青山坡到朝阳寺一带训练刀匪。老师为魏麻子，原系宜宾方向的人，张恒团“刀儿连”中的骨干分子。他玩大刀的套路与一般武术人员所玩者基本相同，只是在出阵前先搞一套迷信仪式罢了。那套仪式也与他派大刀队祈神请水，队员喝神水上阵的仪式略有不同。就是在临阵之前，老师把刀插在地上，队员跟着把刀插在一起；老师边念咒语、边焚钱纸，队员跟着焚化钱纸，作揖磕头；当纸堆火焰焚烧猛烈之时，老师猝然倒地、僵硬不动；两分钟后猛然跳起，拔起所插大刀狂舞起来，队员跟即拿起大刀向其老师刀尖所指方向冲锋陷阵。这样就成为他们所谓的刀枪不入的钢铁之躯了。他们在训练时，还经常告诫队员：临阵时要一心想着杀人，不能停顿犹豫，不能弯腰拾捡财物，否则就不灵了。这套鬼板眼，居然迷住了几百匪众，在幕后人物与留用人员串通勾结下就想变天复辟、跃跃欲试了。

袁指导员闻知地下党人反映，当地联防中队有叛变风声时，曾及时向县委报告，派来一排解放军，令他们视其情况对其缴械处理。区委与解放军经过研究，认为叛迹未著，时

机亦未成熟，恐因此予对方以口实，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遂采取教育说服方式，期能翻然省悟，泯除叛志，以收不血刃而能解决问题的效果。殊知解放军离去之后，他们欺我宽大无边，或误解为软弱无力，暗自变本加厉活动起来。

1950年2月7日，袁指导员到陈食检查、布置大户加征工作，先到5保，见保长面色紧张，不似往日恭顺，遂自加倍警惕。后来得知匪首事先与之商议，欲杀袁于其家，保长深恐不能摆脱干系，经反复交涉，方允其在保外区域动手。午饭之后，袁到6保，叫该保保长通知保上搞征粮工作的人来保办公处（在庙里）开会，袁在6保呆了两、三小时，不见一人到来，遂返回5保，时已暮色苍茫，意欲留宿该处。但见该保长不大理睬，疑将发生变故，当即赶回乡公所。

8日晨，袁指导员临时接到通知，要返临江开会，便告诉尹副区长：今天陈食乡的征粮大会叫余乡长主持，自己在后面指挥、关照，以防不测。袁走后，乡里正布置开会，余乡长即向尹副区长诡称：21保出现土匪，必须前往逮捕匪徒，遂带联防中队一班离开乡公所。这样一来，乡里的会只好由尹副区长主持了。是时，正街上突然出现样似联防队的一排武装，配有号兵，荷枪持刀，捆绑一人急冲冲地押向乡公所。尹副区长正在开会，忽听有人嚷着：“抓到土匪一人，请区长处理！”随即拥进会场，尹即站起身来，准备问讯情况，突然他的右后边一男匪一刀向其耳际劈下，他即掏枪，左后边一女匪复一刀向其头部劈来，他已无力抵抗，急向门外冲出，另一匪徒开枪射击，尹即血淋淋地倒在街边，光荣牺牲。开会的人仓皇逃出会场。土匪行凶之后，向陈食东面大石坝方向撤走，太平池附近尚射出零星的枪声。

下午，袁指导员得悉陈食有变，即带解放军一班从临江赶来应付事变。抵达陈食附近，夜幕降临，考虑暴乱方兴，土匪并不因杀我一干部就此罢休；且所带兵力有限，必须先了解敌情，再定下步计划。于是绕道逕往地下党员高德岱家。高因病他处就治。其父告以情况紧急，黑夜行走，路道不熟、安全难保，坚决挽留住下。袁遂写信一封，交与地下党员高明镜说：要是你听到零星枪声就不管它，若是紧密枪声或机枪声就赶紧把这封信送到区里去调部队来陈食救援。

9日拂晓，袁等去到陈食乡公所，正欲早餐，忽见副乡长周天富因上街买棺木，发现匪徒多路向乡公所围来，匆匆回所报告；同时，哨兵见来袭之匪甚众，即鸣枪示警。他系老战士，对刀匪所谓刀枪不入的荒谬宣传，甚感愤慨，立意以事实揭露骗局，教育群众，遂待匪队逼近火力点时，瞄准领头之女刀匪射向一枪，当即脑袋开花，脑浆四溅，余匪惊骇，踟蹰不前，只顾吆喝。后继之匪涌来，双方展开对射。战士朱礼明牺牲，副班长受伤。匪首指挥匪徒向乡公所合围，袁指导员即命前哨撤回，正欲关闭大门，匪众跟踪冲至，我方于二门内坝架上机枪扫射，匪势稍戢，乃得关上大门，凭据碉楼固守。袁命留住乡公所之联防队员全部进入碉楼底层，从射击孔向街面监视、抵抗、严守岗位，不准擅自去来，目的在于防止哗变，内外受敌。激战至下午四时许，匪首商议，谓我人少，子弹或已告罄，即组织敢死匪徒破门硬冲。我驻区之解放军一排武装，已由江津县板桥乡（现茨坝）回到区里，正由县委民运部长冯自然领着清查户口。高明镜将信交冯，冯即命全排随高火速前往，他们取道二郎乡（距陈食15华里）在高岗之上向空发射一梭子弹，意在震慑吓敌。

人，稳定我方军心。土匪听到快枪之声，知我援兵已与其外围匪众接触，那些乌合之众迅即望风披靡，向卢家岩方向溃退。陈食围解之后，当将尹副区长和朱礼明同志（安徽人）的遗体分别用棺木收殓，埋葬于乡公所后之空地内。大家至为悲恸！后来，陈食人民又将在石庙区剿匪牺牲的本籍革命战士唐义和同志移回合葬一处，修建陵墓，每年清明，祭扫不辍。

陈食土匪暴乱之后，永川各区亦有类似事体发生。匪势猖獗，甚嚣尘上，竟有敢于袭击县城者。我人民政府乃即开展清剿和政治瓦解工作，不数月各地平靖，杀我尹副区长之男刀匪钟元明、女刀匪胡容华（尼姑）也从藏匿之江津县境缉拿归案正法。至于搞暴乱的幕后策划者以及台前跳梁者无不受到《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制裁。

我任乡长的头三天

——兼祭唐英朴烈士

邓 崇 仕

永川解放不久，曾经历过一段土匪猖獗时期，那时乡镇的留用乡镇长大都露出本来的反动面目投向了土匪一边。青峰乡的留用乡长蒋干青叛变之后，县人民政府中的几个干部考虑我是青峰乡人；原在永川民众教育馆任过馆长，乡里头面人物对我亦有好感，便建议县委派我去任该乡乡长，以便开展剿匪、建政工作。

1950年4月3日上午，我在城里刚摆出油盐摊子，一个身着蓝衫、头缠白帕、脚穿草鞋，农民模样的人向我端详一阵问道：“你是邓崇仕吗？”我说：“是。”“我是区里的老唐，区长叫来通知你，今天上午一道去青峰。”我们由西北乡农会陈主任作向导，下午二时许到达青峰胡豆坪（现划为13村）。途中谈叙，知道唐是万寿乡人，苦朋友，挑过煤炭卖、当过塾师和寿永乡中峰小学教员。他与我年相若、性相近，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了，自然是开心见肠，无话不说。晚上区领导决定我们（曹新民、高佩芝和工作队的周凌霄、邓炳坤、李银臣等十余人）住宿坡顶更棚内。更棚系旧时防匪哨所，距城12里。棚楼残存半截，室宽方丈；极目远眺，永昌、大南、西北三乡镇地形尽入眼帘。控制此一险要丘

峦，可西进解放暂为土匪占据的青峰集镇。

三月的艳阳天气，已足温暖宜人，然十多人和衣而卧挤在一起，简直出不匀气。由于衣衫久未洗换、汗气熏鼻，兼之蚊虫初动，跳蚤肆虐，谁也难以合眼。忽从远处传来一阵枪声，不一会，墙外也飘进谩骂话来，什么“八娃滚蛋？……”之类。大家料定土匪已逼近墙脚，眼下就会遭到袭击。唐英朴机智地扇灭了微弱灯火，室内漆黑，显得更加寂静。大家摒息粗气，紧握随身武器注视事态发展，好不容易捱到了天明。

第二天清晨，老曹交给三角信一件，嘱速送区。当时区公所设在城边三岔河彭公馆，我即派人送往。早饭后，我们在坡腰坟坪上聊天，尽管天南地北、指东扯西，毕竟昨夜的枪声、骂声总在心灵上刻下警惕的影痕，令人忐忑难安。老曹说：“这儿的蚊虫、跳蚤真够厉害啦！”其意双关，大家心照，报以微笑而已。我暗示老唐下坡转转。我们行过小桥，顺便走进笔者亲戚王显彬家，王妻周大姐赶快磨制豆腐招待我们。我们串门的目的，是想通过他们了解土匪在乡活动情况。可她“怕”字当头，只说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来应付，如什么土匪打永川、打糖房坝，又把青峰区公所的区长（指朱立人、赵子明）打走了；还说某天他们（土匪）抓住了一个八路军的“探子”，原来是赌场上“数底”的。总之真实情况一句也不敢讲。在归途上老唐说：“亲戚不敢讲实话，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不够。”我说：“老乡们大都两面通，一面通政府，一面通土匪。”老唐说：“我们要把党的政策，深入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才能瓦解土匪。”我们走近住地，区武装队长张少云即向我们高声呼报：“老邓，我

们的队伍拢了。你快搞点稻草、席子来；席子需要七、八床，稻草有点就行了。”这时我才明白，早上送区的信，原是调兵的。转身，我即同老唐去找该地保长陈松柏解决这个问题。恰好，陈正在离我们住地不远的晒坝里翻晒油菜籽，我们岗哨已放在晒坝旁边了。陈保长说：“右下谭家大院，人多好办事。”我立刻想到，那个大院有我姐夫的家，何不亲去一趟，也好打听消息。老唐同意我的想法，即回过头去向岗哨打招呼：“喂，小鬼，我们到那儿去啦！”一边指给他看，其实谭家院距我们住地也只要一箭之遥。我们一进大院，姻伯母喜出望外，忙着下厨烧茶。水尚未开，只见一人脚带稀泥匆匆跑来气呼呼地说：“土匪来了！”转瞬间，人不见了。

我和唐都无战斗经验，也不善于用武器，突闻告警，不免仓惶失措，更谈不上应变能力。我说：“怎么办？”唐说：“快跑！”他右手提左轮（弹三粒），从后门跑出。院后为壁坎，围以棘篱，高与人齐，我们一跃而过，不知哪来偌大力量，也许是生物界应急的本能吧。我们面向县城方向急跑，忽发现右前方20米处坟堆上有人影晃动，随即发出“站住！”的大声呼叫；话音刚落，“砰”的一弹射来。我们见势不妙，马上回跑。姻伯母迫不及问，忙指点侧房隐蔽。土匪跟踪追上，将大院团团围住。这时，只听更棚上嗒！嗒！嗒！的机枪声和土匪还击的噼啪！啪！的步枪声交织在一起，俨如年节爆竹。土匪在大院四周吆喝叫嚣，自称他是“九路军”，缴枪不伤人。谁听他的鬼话；我们隐蔽的侧房为草盖，不很高；正面有双扇大门，敞开着，外系院坝，耳门无扉，通接正房；室角安置一床，床头有无顶罗柜

一个，别无它物。老唐隐蔽床下，我则藏身罗柜之中。老唐轻声说：“只要坚持下去，区武装队一定要来解围的。”过了一会，叫嚣声时断时续，枪声逐渐稀疏，不料土匪竟闯进屋来，逼迫烟伯母掌灯引路，三个土匪执枪紧跟后面搜，两次经过耳门，侧房均未引起注意。我从罗柜缝里看得一清二楚，可见烟伯母布了疑阵，骗过了匪徒。时听她的婉言解释：“那两个跑了，真的没有回转。”土匪渐渐相信，感到失望，准备离去。正在此时，同院住的一个坏家伙（已镇压）讨好土匪说：“那两个没走，在——”以手指向侧屋。于是土匪又复回来，对准侧屋喊话，威逼投降。同时责备烟伯母不老实，用枪乱射她的正屋瓦盖，把瓦打得哗哗地响，连烟囱也给打倒了。土匪怕我们武器好，不敢贸然进屋，遂挖墙脚意图放倒房子。有个土匪欲察虚实，爬上房盖，下窥动静；正在揭草作响，老唐瞄准他发射一枪，“冬”地一声，匪从屋顶滚下。我们目标暴露，土匪依托门墙，向屋角开枪射击。生死关头，并不可怕。霎时，老唐说：“我挨了！”我说：“枪给我！”左轮尚未递到我手，“轰”地一声巨响，匪徒投入的手榴弹爆炸了，黑烟滚滚，罗柜中了破片，愈是烂了；我身负三伤，也不感觉疼痛。眼见耳门上一个彪形大汉（后知他名李海清、嘉阜乡人，已镇压）向我开枪，失响，正扳机栓另推子弹时忽从大汉身旁挤入两个匪徒高呼：“捉活的！”我便成了他们的俘虏。当我与唐英朴同志遗体告别的一瞬间，见他躺在床前地上，头的左部受伤，鲜血直流，两眼怒视着。

两个匪徒将我抓出，揪跪在院坝里，大吼一声：“散开！”只见坝里人群纷纷攒动，耳边忽听烟伯母哭诉：“先

生呀！做个好事啦！把他打死在这里，我们怎么得了？”于是一个匪徒抓我就跑，走到正沟右侧坟墓角落停下。那里隐伏着十来个“堵水”匪徒，都是横眉怒眼地望着我。其中一个向我发出命令：“跪倒！”他们的枪口都对着我。我情急智生、不自觉地说出江湖话来：“各位哥弟伙！‘要搞’，让兄弟申登几句：兄弟姓邓，草字崇仕，青峰乡牌坊坝人。这次当乡长，也是为了全乡人民。”话犹未了，一个土匪箭步跃出说：“把他龟儿捆送司令部。”他们便用一根黑色丝帕将我双手反捆背上，由一个姓潘的牵着跟在后面。夜幕低垂，路影难辨，三步一仆，两步一跌，有时匍匐而行，不知经过几多弯拐，才到达他们要住的地方——青峰李家庙坎下盈炳森家。晚上他们防范我跑，叫宿楼上，我居中，左右各卧一匪；楼门设有岗哨，屋外置有警卫，真是插翅也难飞出。何况我是负伤的人，两臀部伤处红肿，仰卧不得；左腰部伤处流血与汗衫浆织在一起，撕裂般疼痛。痛既难熬，焉能成寐。

第三天，上午八时许，他们将我押往来苏方向前进。走到青峰来苏交界处的锣鼓山地方，发现四周坡上站着密密麻麻的人，大约有四、五百人。其中大多扛着枪，有穿军装的、着长衫的；有头戴帽子的、缠白帕的；大人小孩都有，也夹杂个别妇女。究竟哪些是土匪？哪些是群众？弄不清楚。他们把我带进坳口一间店子里，押我的那个匪徒忙跑去向他们的司令报告：“昨天捉住的俘虏已解到！”这位司令叫宋银洲、绰号宋双，国民党溃军傅秀元盘据西山时，在泸县毗卢乡匪会上被委为东山支队司令。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后含讥带刺地说：“你就是邓乡长吗？少会。你昨天硬过去

没有？”我白了他一眼。他又说：“对你的处理，已决定两个办法：一是就地枪决，一是解送立石站白（升云）司令处理。”正说到这里，从外走进几位地方舵把子来，他们是张崇昭、刘敬修、邓银州、屈银安等。后来才知道是我大哥邓崇明因我被俘，特央请来营救我的。大家绕着方桌坐下。张崇昭提说保我的事，宋双坚持不允。经过各方恳求、斡旋，直到下午三时，宋双方才松口，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不准邓崇仕再替解放军办事；二是限三日内缴50支枪、10箱子弹。”大家认为第一条可以商量，好办；第二条则是万难办到的，谈判遂致陷于僵局，大家相顾失色，不知所措。突然，外面传来集合号音，室内气氛顿形紧张。我的心情倍增惶恐，默默寄望于他们决定主意。真是命不该绝，适有西北乡人龙裔彬兴冲冲地走进屋来。他是宋双匪棚的中队长，以前他当保长兼做米商时，我曾多次卖民教馆的口粮谷给他，建立了些交情。他在屋里踱转一圈，背着宋双，面向张、刘等人使递眼色，示意要大胆一些，随即溜了出去。张崇昭毕竟是久经事故的人，非常敏感，马上提说：“司令官既然准情，我们就愿担保。”立即在纸条上写着：“保得邓崇仕一名，具保人张崇昭等。”此外并无它字。宋双是目不识丁的人，接过保条便说：“三日转来兑现；要不，莫说姓宋的不认人。”我就这样脱离了虎口。

脱险后，伤势未愈，便重返岗位继续工作。这段往事快40年了。我是唐英朴烈士光荣牺牲时的见证人。他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中共党员，其英勇事迹也许已被人遗忘了，值此庆祝建国4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幸存者，回忆往事，不禁心潮起伏，故为文以述之，兼祭之。

在永川击溃土匪攻城记

袁 尚 初

1949年底，我奉王近山军长命令，率部队从湖北沙市出发，走旱路，经湘鄂边界进入四川的秀山，赴璧山任分区司令员。

剿匪，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之一。土匪由三部分人组成：地主武装、国民党散兵和原有的“山大王”。他们能量很大，活动猖獗。李德生师长那个能征善战、屡立战功的八连，就覆没在土匪的袭击中。剿匪，是解放战争的铿锵尾声。

1950年初的一天（农历12月28日）下午，驻在永川的35师师长李德生邀我去研究下一步行动。我带一个排到永川。晚上，我们开会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早晨起来七点多了。我和李师长正洗漱时，“叭、叭”，传来几声枪响。

“怎么打枪？”我问。

“可能走火吧？”李师长答。

枪声连续不断，马上接到报告，土匪袭击，挨进了卫生处，正在院坝中吃饭的伤病员被打倒了两人。

那天赶集，一部土匪装扮成老百姓，混进了城，大部在城外，作里应外合。

我问：“李师长，家里有多少人？”

李答：“一个侦察连，一个警卫连。”

他还有三个团都分散到各县去了。我们将侦察连作突击队，冲出城外；警卫连守城；我那个排保卫机关。

我站在高处用望远镜一看，好家伙，密密麻麻，匪徒手持洋枪土枪，梭镖大刀，朝城里涌，口中还高喊：“抓活的呀！”侦察连直插城外，一阵狂打；警卫连立即占领城内街道要口，捉拿土匪。看见解放军出动，听见一串串的枪声，城内城外的人大多四散逃走，负隅顽抗的匪徒很快被我战士“点名”，一个个应声倒下。才一个多小时，战斗结束了，消灭了二十几个土匪。

我和李师长一边指挥清扫战场，一边安排写出十多张布告，宣传我党我军政策，法令。直忙到十点钟，我们才端上饭碗。

（内江军分区政治部 李吉模记录整理）

永川解放初期土匪攻城述略

陈有民供稿

编辑部整理

永川和平解放后，中共永川县委向各区派出干部组织区委、区公所，接收伪乡、镇政权机构。当伪乡、镇政权接收后，新乡、镇政府尚待建立的过渡期间，国民党统治时的保甲制度及其乡、镇长人员，均继续维持、留用，未加更易，以便办理行政事务和开展征粮、支前工作。就在这个时期，国民党政权垮台和伪军部队溃退时布置潜伏下来的反动分子遂乘机秘密活动，四处串连，组织土匪暴乱。不到两月时间，乡区土匪蜂起，先则杀害农民积极分子、征粮队员和中共驻乡干部；继而竟敢偷袭驻军、占据乡、镇公所以至进攻县城。猖獗之极，无以复加！本文所述者为土匪攻城情况。由于匪股组织复杂，有时联合行动，有时各自为政，甚至相互伙并，没有系统可理；且有部分匪股暴乱资料，已分别刊于《永川文史资料选辑》前几期之上，更无复叙必要。兹仅就其涉及攻城暴乱之人和事者概略述之。

解放初期这次土匪攻城，人们习惯上称“大刀队攻城”。土匪与大刀队两者的性质原不一样，前者为政治性质，妄图摧毁新政权，复辟旧统治；而后者基本上搞迷信活动。后为地方反动势力所利用合而为一才成为反革命性质的。永川的大刀队分子来自宜宾。宜宾的大刀队是1945年从犍为方向进入